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Illusions, Delusions, and Realities about Human Nature



神经科学、心理学与宗教

人性的迷幻与现实

【英】马尔科姆·吉夫斯 Malcolm Jeeves 著
【美】沃伦·布朗 Warren Brown

刘昌 张小将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神经科学、心理学与宗教

人性的迷幻与现实

【英】马尔科姆·吉夫斯 Malcolm Jeeves 著
【美】沃伦·布朗 Warren Brown

刘昌 张小将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经科学、心理学与宗教：人性的迷幻与现实 /
(英) 吉夫斯, (美) 布朗著; 刘昌, 张小将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5

(心理书坊)

书名原文: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illusions, delusions, and realities about human nature

ISBN 978-7-5041-8244-9

I. ①神… II. ①吉…②布…③刘…④张… III. ①宗
教心理学②宗教—神经科学 IV. ①B920②Q1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734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4489 号

心理书坊

神经科学、心理学与宗教：人性的迷幻与现实

SHENJING KEXUE、XINLIXUE YU ZONGJIAO: RENXING DE MIHUAN YU XIANSH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21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大有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9.25

插 页 4

字 数 132 千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vii

科学发展有时异常迅速。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且两者的研究领域不断相互渗透。我们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脑的十年”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心智的十年”,同时还如所期盼的那样,我们正继续朝着“脑和心智的十年”的时代迈进。所有这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新兴研究技术,尤其是脑成像技术发展的推进。这促使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可以借助脑成像技术来进行扫描研究,即使是不可见的宗教经验(体验)也成了神经宗教学家们(neurotheologists)的研究对象。这些新兴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们人类自身的了解,并逐渐被公众所熟悉。

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对于人性的理解,又有多少是需要我们重新反思的呢?我们都有灵魂吗?我们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还是由天使下凡演变而来的呢?我们的心灵,包括宗教观和种种宗教经验,都只不过是些神经元及其分子活动的结果吗?

viii

本书试图帮助读者理解上述问题,同时向读者描绘了有关宗教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现状。在全书各章,你将会遇到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比如,关于脑参与复杂的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以及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神经心理学比较研究,等等。你也会看到关于脑功能和宗教信仰、宗教经验的研究的评述。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我们试图从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多个方面向读者提供相关研究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以便促进你对人性概念的反思。

神经心理学是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我们两人都是神经心理学家,也都对联结左右大脑半球的胼胝体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当中的沃伦·布朗(Warren Brown),一直活跃在这个研究领域[任教于加利福

尼亚的富勒心理研究院 (Fuller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而且正和加州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以及杨百翰大学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的同事开展这方面的合作研究。我们中的另一位, 马尔科姆·吉夫斯 (Malcolm Jeeves), 尽管已退休, 但一直与在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领域内享有国际盛誉的科学家和实验室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in Scotland)] 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我们两人不仅是热心的科学家, 而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因此我们也面临科学发现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挑战。下面我们就邀请各位读者来看看我们对这些挑战中某些内容的阐述, 看看我们在思维层面究竟达到了哪个地步, 最终由你们来决定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切。

在本书最后, 我们还提供了索引, 列出了进一步阅读的材料。这或许能对那些打算进一步了解本书所涉及的某些观点和内容的读者有所帮助。我们希望各位读者能像我们写作该书一样愉快地阅读本书。

目 录

Contents

序言/001

第一章 神经科学和当代心理学/001

第二章 冲突或合作/008

第三章 从灵魂到心理:一段简史/017

第四章 脑功能原理/031

第五章 心理与脑/040

第六章 人与动物:进化心理学/051

第七章 宗教神经科学/069

第八章 科学、宗教和人性/082

第九章 找到我们的方向:回顾与前瞻/097

注释/104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115

人名索引/118

主题词索引/124

译后记/137

第一章

神经科学和当代心理学

当代世界每天都会产生许多新兴的神经科学研究主题。我们听到过这样的报道，有的是关于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即早老性痴呆症）所致的负面效应；有的是关于从昏迷中醒来的病人重新获得说话能力，好像什么也未发生过；还有的则是关于在战争中遭受脑部损伤的战士从战场上返回的报道。我们西方的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脑在有问题时是如何运作的零散记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小说《白痴》（*The Idiot*）中的描述。在这个故事中，人物梅什金公爵（Prince Myshkin）患有癫痫症。在一次癫痫发作间隙，他注意到：

3

他的脑好像处于一种潜能爆发的状态，他所有的重要能力都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急剧加强。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在此刻都是平时的几十倍……他的内心充满了异于寻常的灵光；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疑惑、所有的焦虑都立刻得到了释放，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安详、和谐的喜悦与希望，充满对事物终极原因的了解和认识……如果在那个瞬间，也就是在发作前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刻，他来得及清楚而明确地告诉自己：“对，为了这一刻可以付出一生。”那么这一刻就值得去付出一生。^[1]

4

虽然这只是文学小说的描述，但这一描述与文献中关于不同寻常的

宗教体验非常一致，这种宗教体验很多时候都与颞叶癫痫发作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曾患过这种癫痫症，因此他可以很好地描述自己癫痫发作的各种体验。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许多内容。但这一切都是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引人注目的描述展开的，也就是脑活动在人类行为、体验（experience）甚至是宗教信仰中的作用。假使我们清楚地阐述了脑活动（例如非正常的脑活动）与其在心理和宗教主观体验中各种现象的关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人类体验？人类行为和体验是否仅仅只是神经元的生理机能活动结果，或者是由构成神经元的各个分子按照物理化学规则进行活动的结果？这最终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科学、宗教以及我们内在的主观体验等角度来解释人性？

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是过去几十年最突出的科学进展。心理学也引人注目地与进化生物学结合，产生了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这一新的学科领域。据报道，某些科学家将这种进展解释为对无神论的确证——也就是说，如果人性的某些重要特性如宗教性表现为自然界的各个方面，那么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著名的科学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他们的畅销书中论述了这一点。克里克在其《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 1994）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神经科学发展所蕴含的意义。

5 当然，这种争论并不新鲜。在整个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许多重要人物指出了这类研究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意义。其中一些是有神论者，另一些是无神论者。在属于心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中，有神论者主要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卡尔·荣格（Carl Jung）、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爵士（Sir Frederic Bartlett），无神论者主要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 B. F. 斯金纳（B. F. Skinner）。在神经科学领域，约翰·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是一位典型的有神论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则是一名典型的无神论者。他们两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我们看到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界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对宗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时，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没有一个压倒性的观点可以解决这场争论。下文我们来看看宗教与人类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对话交流。

神经科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神经科学取得了显著发展，它由过去零散的研究机构发展成巨大的、不断快速增长且进展明显的不同学科领域。当美国国会宣布将 20 世纪最后十年定为“脑的十年”后，公众都十分重视各国政府与科学团体关于开展神经科学研究的承诺。这促使近年来神经科学的研究资助显著增多。这种快速增长还反映在过去 30 年来神经科学领域内研究人员数目的增长上。在 1969 年的神经科学学会开幕式上，只有一百多名参与者。在 2005 年，已经有 1 万多名参与者。同年，欧共体的九国领导人表示充分关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价值，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汇报此事。^[2]

新兴的研究技术大力促进了研究的快速增长。这些研究中最重要进展就是无损伤脑成像技术的诞生，这种技术非常类似日常生活中 X 光扫描，它可以对人脑进行影像扫描。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使得科学家可以观察病人或研究被试头颅内的脑结构和整个完整的脑组织。随后，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 fMRI）可使研究者判断 MRI 脑图像上某个代谢相对更活跃的区域，这可以观察到在某个具体的心理状态或者人们完成某个认知任务时的脑活动模式。例如，当要求人们借助产生一个恰当动词来匹配一个给定的名词时，就可以观测到左半球负责言语活动区域的脑活动。另外一种研究工具，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技术也可以像 fMRI 一样提供心理活动的脑分布模式。这些都是目前大量脑成像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技术，同时它们还在不断发展。

新的研究技术促使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活体被试的脑来完善某些较老的研究方法。在产生脑成像技术之前，神经科学主要通过对动物的实

验研究，或脑损伤患者和脑疾病患者的外显行为与临床观察来探讨。现在，有一种可以以轻微损伤的实验方式中断脑活动的方法，这就是经颅磁刺激技术。这种技术使得科学家可以以一种可逆的方式暂时性地、有选择性地中断脑某些区域的活动。因此，机能损伤研究不再仅仅只局限于对脑损伤（或刺激）的动物或对意外脑损伤人类被试的研究上。

神经科学已经开始借助影像技术来对人类最高级的认知和社会心理活动进行研究。例如，研究者已经扫描了某个人进行道德推理或者体验对另一个人的同情时的脑活动，该主题的研究内容将会在后续章节具体阐述。

7

心理学

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词汇，与心灵（mind）有关。在早些时候，心理学家主张心理学只是主要对处于研究条件下的人类心灵活动的内在过程进行研究。然而，在受到无法直接对他人心灵进行直接研究这一事实的困扰后，心理科学急剧地转向了仅仅与人们行为有关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探讨。这一转向发生在20世纪中叶（斯金纳所倡导的行为主义运动时代）。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真实存在的，任何无法通过语言表达出的心灵活动最终都是不科学的。这就是行为主义时代。但是，历史又戏剧性地回到了从前。自20世纪最后的25年起，心理学一直朝着现在所谓的“认知革命”的方向发展。所有关于内在心理状态（意识、情绪和记忆等）的理论又都统统成为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向当代神经科学研究的转向也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身上，但是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用去了更多的时间。无论哪种方式，这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在1892年成立时，包括正式会员、准会员和其他非正式会员（fellow）在内只有131人。当它在1988年一分为二，演化为美国心理协会（APA）和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PS）时，已经有66 996个会员。

心理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原因而使得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翻阅任

何一本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学教科书，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鸽笼式心理学”（pigeonhole psychology）难以像一门生物科学、行为科学或是社会科学那样。然而，今天多数人都会认为现代心理学是可以贴上“科学”的标签的。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威廉·詹姆斯就曾向他的朋友托马斯·沃德（Thomas Ward）说过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心理学目前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了。”^[3]和詹姆斯一样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8年名为“科学心理学：我们应该埋葬它还是赞美它？”的威廉·詹姆斯讲座中仍然在反省这一问题。加德纳认为“心理学不需要综合起来成为一门整合的科学，同时它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状态”。他继续说道：

显然心理学家已经有了自知之明，这就是努力确立当代心理学在某天成为一个更有稳固科学地位的学科，并最终决定心理学各分支作为成员能否会在与各主要学科的交流中生存下来。^[4]

他同时还补充说，“在过去大多数时候，心理学家们（像其他学者一样）都在忙于他们那些日常的研究和写作，并没有存心考虑他们的研究领域之间实际上或潜在的联系”。^[5]大多数心理学家的目标仅满足于接受他们发现的“可信的知识”。

然而，关于心理学某些学科的科学地位的争论仍在继续。大多数人认为，就神经心理学来说，作为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交叉的产物，它不存在科学地位的争论。鉴于该领域对宗教和宗教信仰的科学性影响，在本书中我们把讨论重点放在神经心理学上。

科学与宗教的关联

在20世纪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向大多数人的宗教观提出了难题，并且，这两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内也发生着热烈的辩论。首先是神经心理学，着重研究人类思维和行为的神经病学基础；其次是

9 进化心理学，着重研究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最可能的进化发生过程。显而易见，这两个当代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地位已得到广泛认可。尽管它们被看作是“科学事业”（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的一部分，但“科学事业”这一术语在过去长达四个世纪的过程中有很多种不同的使用。并且，怎样才能确切地将逐渐增加的科学与传统神学观点联系起来，这个很长的历史辩论似乎还在持续。

17 世纪的大多数学者，尤其是一些清教徒，诸如约翰·瓦利斯（John Wallis）、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亨利·布里格斯（Henry Briggs）、约翰·班布里奇（John Bainbridge）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有很多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他们都认为科学是真实信仰的同盟。以当今的乐观主义精神来看，我们甚至应该钦佩这些清教徒学者中“自由科学”（free science）的提倡者（否则他们可以将神的启示作为最高权威）。“自由科学”一词直率而朴素，没有宏大的称谓，出于对人类权威的谨慎，他们以“自由科学”反对那些迷信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狂热崇拜者。对于清教徒学者来说，“自由科学”不是通向真理的自由，而更像是通向自由的真理。^[6]

对于这些曾经一直坚持亚里士多德教义的人来说，从认同生物是永恒形式的体现的观点，再转向物种是永恒不变的观点，这很自然合理。最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观点从根本上撼动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观点。假使物种不是固定的将会怎样？如果发现物种从一代到下一代之间存在变化又会怎样？正如牛顿（Newton）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做的大胆修正，达尔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带着这个挑战，达尔文像牛顿一样，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创造了一个起点。在达尔文的影响下，牛顿式的智能设计机（Newton's intelligently designed machine）将会获得一种具有动力且不断完善的生物机体性能。

10 希伯来基督徒强调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奇怪的是，达尔文有关人类的论述的某些方面又重新验证了希伯来基督徒的观点。达尔文说，自然包含了人类及其文明。相比之下，希腊人倾向于将人类与其他创造物分离开来，并且给予人类和人类心灵一个高于自然的杰出地位。达尔

文也挑战了上帝作为宇宙的创立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上帝是一个缺席的主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并让这个世界的自主运行。

但是仍存在一些历史谜题。既然希伯来基督徒关于自然的观点促进了科学的诞生，同样地，基督教思想者们也开展了科学研究，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说科学和宗教是冲突的呢？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个主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7]。他们描绘了“冲突隐喻”的起源和再现。尽管较容易用“冲突”来描述造物论和进化论之间的争论，但这其实是科学和《圣经》关于人性本质争论的外在表现。神经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人性的科学数据，不幸的是，这里也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鼓吹者的广阔领域。

在本书的最后，读者们将会对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关于人性和人类宗教本性的研究更加困惑。在第二章我们将就脑科学和宗教之间一贯的主题——冲突或合作——来展开讨论。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其中某些问题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新颖。接下来在第四章，我们讨论脑的生理功能，介绍了一个脑活动的模型，这有助于理解心理和宗教经验（体验）中的一些生理特性；第五章揭示了心理活动与脑生理活动的密切联系，或者说心理活动是具身性的（embodied）。

当探讨人性时，我们必须着眼于人类的进化史以及人类与非人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六章的讨论主题。在第七章，我们将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问题，即科学家们是怎样将宗教经验与脑的特定活动事件（如颞叶疾病发作）或特定部位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结果将对西方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人类作为“上帝的形象”（image of God）——产生影响。所以，第八章将寻求解释这一概念的新途径。综合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宗教的研究，在第九章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通常称为的“突现”（emergent），对于我们目前的理解而言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

第二章

冲突或合作

12

神

经科学与心理学在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伴随每一次新发现，派性很强的人总是将这些最新发现作为科学与宗教间论战的武器。跟以前一样，现在我们还经常可以听到论战双方这样的坦言：一些人认为脑科学与宗教一直处于长期的论战之中，而另一些人则宣称它们之间可以达成建设性的合作。

论战的双方主要是持科学头脑和持宗教头脑的两大人群。虽然在大多数将科学与宗教比喻为“冲突”的观点中，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科学知识胜过所有的宗教观点，但来自宗教群体的声音也往往以与传统宗教信仰相悖为缘由，以拒绝所有的科学理论来回应。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包括本书作者）主张，宗教和科学双方彼此若能做适当调整和公开反思，科学与宗教还有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

这种情况在心理科学和宗教中表现特别明显。“冲突说”十分流行，持续到现今。经常听到见多识广的人一再声称，心理学指出（特别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s）只不过是希冀性的幻想（wishful thinking）。他们认为宗教信仰仅仅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而在黑暗的虚空宇宙中的呼啸（whistling）而已。在这种意义上，“冲突说”很生动，并且也是当今状况的合理描述。

13

在大多数世纪中，也出现过冲突观点外的其他说法。例如，有人认为“冲突说”非常准确地刻画了 19 世纪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然而，正如

在劳伦斯·赫恩肖 (Laurence Hearnshaw) 著作中所看到的^[1], 科学史学家一直在质疑这种观点。19 世纪末劳伦斯·赫恩肖注意到下面四个重要方面 (我们也许可称为科学与宗教间存在的合作趋向), 为其后宗教的心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 关于宗教现象 (manifestations of religion) 的研究, 如英国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对祈祷的研究。

2. 人类学家关于宗教比较和宗教起源的研究, 如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 (Sir James Fraser) 开展的研究。

3. 来自神学家们关于神秘主义和宗教经验的著作, 如英国圣公会牧师威廉·英格 (William R. Inge) 的著作。

4. 系统的宗教心理学的建立, 由心理学家埃德温·斯塔巴克 (Edwin G. Starbuck) 完成。

科学与宗教的合作趋向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经典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 中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作者中没有哪一位是为坚持心理学与宗教冲突而研究两者关系的。当然, 就詹姆斯而言, 当他寻求阐明心理学如何加深我们对宗教起源和结果的理解时, 他看到两者间存在明确的合作关系。

到 20 世纪时,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弗洛伊德的激进观点越来越为社会所熟知,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说”出现了强烈复兴。仔细分析发现, 弗洛伊德从未说过宗教起源于对具体信念的真假判断; 他认为宗教起源有赖于其他情况 (grounds)。无论如何, 弗洛伊德算是对宗教信仰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宗教实践只不过是人为产生的“社会性神经症” (social neurosis)。

在适当的时候,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1919) 和《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 1938) 中有关宗教起源的观点, 由于其理论涉及的诸多事实被职业人类学家所否定, 而受到了严厉批评。但这似乎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尊重。^[2] 弗洛伊德讲述

了一个动听的故事，在其观点遭到了众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广泛质疑后，他的影响在本领域和其他领域仍持续了很久。

弗洛伊德的宗教观在《一个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30）中也基本相同。在弗洛伊德所用的术语中，“幻想”指以人类愿望为基础的信念系统。他谨慎地指出，该基础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这一系统是虚幻的；但就基督教而言，弗洛伊德明确相信它是虚幻的。在这一点上，他捍卫和坚持了心理学与宗教冲突观。

20 世纪上半叶心理学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卡尔·荣格。荣格一度与弗洛伊德是密切的合作者，后来在精神分析的传统思想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就心理学的宗教观而言，荣格和弗洛伊德最终完全不同。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一种“神经症”（*neurosis*），只有驱除它才能治愈病人（或人类）。荣格则认为宗教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活动，心理学的任务并不是为宗教辩解，而是试图理解人性如何对宗教的日常情境做出反应。

斯平克斯（G. S. Spinks）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宗教观做了适当总结：

对弗洛伊德而言，宗教是一种强迫型神经症，他不会改变这一评价；
对荣格而言，缺少宗教（信仰）则是导致成年人患精神障碍的主要原因。
这两句话表明，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的宗教观究竟有多大的不同。^[3]

弗洛伊德和荣格紧紧抓住了他们那个时代公众对心理学和宗教关系的兴趣。但也有其他学者，如罗伯特·索利斯（Robert Thouless），也发表过一些同样主题的著作。在很多心理学家看来，索利斯做出了更持久的贡献。他出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著作《宗教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在 1971 年重印出版发行。不同于冲突观，索利斯的探索主要是建设性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些从心理学角度尝试以新观点探讨宗教的研究。著名的如戈登·奥尔波特的《个体及其宗教》（*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 1951），还有米切尔·阿盖尔（Michael Argyle）的一些著作，如《宗教行为》[*Religious Behavior*, 1958，与

贝特·哈拉米 (Beit Hallahmi) 合著]、《宗教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Religion*, 1975)。这些著作与索利斯的著作并无不同, 也没有囿于冲突取向, 受到了心理学家和其他感兴趣者的青睐。但也由于没有囿于冲突取向, 它们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 斯金纳的宗教观则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由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其时代中的领导地位, 斯金纳的冲突观可能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最广为人知的。斯金纳在发展行为塑造和矫正技术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 他进一步设想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塑造未来社会。他深信赏罚原理可从心理学方面解释宗教活动的作用。他说, “宗教机构 (religious agency) 是一种将‘好的’和‘坏的’打上‘虔诚的’和‘罪恶的’标签的特殊管理形式。极端情况下的偶发事件作为正强化和负强化, 被整理为例如应该恪守的戒律, 通常包含有一系列礼节、仪式和一些故事, 由专业人员来维护”。^[4]他主张, 好的事物是神的体现, 都是强化刺激, 而痛苦或罪孽的事物是厌恶刺激, 两者都可塑造行为。

斯金纳采用的是一种预先假定的还原主义观。他提到的“神”概念被还原为我们看到的正强化刺激。毫无疑问, 斯金纳为那些坚持心理学和宗教冲突观的人准备好了“炮弹”。

在斯金纳成为冲突观的领头人物时, 还有另一位卓越的心理学家罗杰·斯佩里 (Roger Sperry) 与之抗衡。作为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斯佩里指出, 行为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不彻底的。新兴的认知科学主张思维和意识在行为中具有中心地位, 行为主义未能面对这一点。斯佩里倡导宗教和心理学的积极关系, 认为它们在日常活动中是同盟。我们需要注意, 斯佩里的宗教观点对普通的宗教信仰者而言很陌生。以下就是斯佩里的主要观点:

“科学与宗教是否可以共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说是肯定的。在过去 15 年里, 新兴的认知心理学范式建立的心理学基本概念,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人性和意识自我的科学认识。如今随之出现的观点既不是“原子的” (atomistic), 也不是“机械的” (mechanistic), 而是更加的心灵化 (mentalistic)、情境化 (contextual)、主体化 (subjective)